

概 述

江苏泰州，为汉唐古郡，淮海名区，人文荟萃，物产丰饶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。骆宾王所谓：“海陵红粟，仓储之积靡穷”，足见当年泰州粮产之丰。泰州滨海临江，为里下河之门户，港汊纵横，舟楫便利，苏北物产，集散于此。加以地属平原，乏险可据，非兵家必争之处，故自明初以后，六百年鲜遭兵燹，人民得以安居乐业，经济因得繁荣。《道光泰州志》载：明洪武初年（1368），人丁122380人，至道光初年（1821），人丁已达1139251人（不含东台）在453年间，人口增长了九倍多，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年泰州经济发展状况。

经济繁荣，必然带来了文化事业的兴盛。宋胡瑗讲学于兹，明王艮创派在此，柳敬亭名噪一时，吴嘉纪诗传千古。人才辈出，誉满神州。孔尚任所说：海陵纵横不过三百里，而诗人倍于十五国，足可证明。

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戏曲，在海陵古城，同样兴旺发达。有文字资料可考者，可上溯至宋代。宋海陵人周燁《清波别志》载：“世说州郡交符燕集，次伶官呈口号，有灾星去后福星来之句……”。则斯时已有伶人侑酒。然究始于何时，有待进一步考证。到了明代，泰州戏曲，更为普及。《庭闻州世说》载：“王鞠劬公（按即王相悦，泰州人，明天启壬戌进士）谢楚藩归……行数年，值公六十寿……，先一

日，遣馆僮邀诸子至，则厅事内席三四设，每席四人，演戏文一部，大欢笑而散。”另据《崇禎泰州志·风俗》载：

“燕会：宾礼揖拜均上左，往时肴止数品，酒不过六七行，无论座客充庭，俱以一杯传送，谨将敬而已。今则觥筹无算，罗列盈前，且多用优伶，卜夜为乐，而相沿成习矣。继则侧弁叫号，略无绳检矣”。可知戏曲已进入民间婚娶寿诞庆贺活动，且相习成风。及至清代，随着经济文化的日益发展，泰州戏曲活动，更是繁花似锦，百卉争艳，依据记载不完全统计，即有家庭乐部六家（待考者二家），俞锦泉家女昆部，人数众多，规模庞大，演出频繁，堪称全国之冠。同时剧作家辈出，可考者六人，待考者二人。剧著有三十部。其中仲振奎一人，即创作十五部，就全国来说，他可算是多产的作家了。仲氏且是写第一部《红楼梦传奇》的作者，在戏曲上的历史地位，是不可磨灭的。至于民间戏曲活动，神会、社戏，更遍及泰州城乡。《海陵竹枝词》有：“演戏当年谢火神，挨河架木戏台新，偶然一挤台倾倒，笑煞人人学滚尘。”连戏台都挤倒了，可见演戏之盛。

古城泰州，也许与戏曲特别有缘。即如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，为“泰州学派”传人罗汝芳之弟子（汤在《太平山房集选序》中有“余童子时，从明德夫子游”。明德夫子，即罗汝芳）。其创作思想，深受“泰州学派”影响；且曾身临泰州，赋有《海陵观徐神翁像》诗二首：

其一， 色尽神移看写生，
 元都衫影照空明。
 沧桑欲换题愁去，
 一种神仙世上情。

其二， 檀像虚无画像新，
 掉头不识底伤神，
 千秋泪迹神光里，
 愁看人间罗刹人。

清代大戏曲家孔尚任，“出使三年，居海陵者强半”。他多次至俞锦泉家观剧，与冒襄、邓孝威等著名文人诗酒交游。戏曲名家，留踪迹于泰州，于当年泰州戏曲发展，自会产生一定的影响。

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，清“同光十三绝”之一的梅巧伶，根在泰州，旅外之后，百艺不习，专攻戏曲，当非偶然。一代宗师梅兰芳，克绍箕裘，誉满中外，更是泰州人民的骄傲。

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往往视戏曲为淫词艳曲，不登大雅之堂，官方正史，避而不载。泰州现存的民国以前的七种地方志，除《崇禎泰州志》述及戏曲外，余均无所记。就是《崇禎泰州志》所载，亦属贬抑之词。著名戏曲作家仲振奎，《道光泰州志》中，有其小传，只记他“工诗法少陵，为文精深浩瀚，出入三苏”。而对他的戏曲创作，却只字不提。封建王朝，岂独蔑视戏曲，且横加禁止。据《海安考古录》载，道光十一年，泰州知州明令张榜：“禁止巫人及女巫高搭彩台，唱说淫曲，昼夜喧闹”。由此可知，古代戏曲活动是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的。至于有关戏曲史实，也只能在稗官野史，笔记小说等一类书中偶尔涉及，记载不详。因此，我们搜集这方面的资料，不免挂一漏万，自难反映当年泰州戏曲活动之全貌。

民国期间，全国战乱频繁，民生凋敝，泰州当亦受影响，然戏曲活动，並未绝迹，自1922年至1947年，泰州城区

先后建剧场七所，最早者为“半亩轩”，除剧场外，斌园茶社亦曾演戏曲。至若票友活动，亦常有之，抗日战争胜利，票友就曾组织庆祝演出。

新中国建立后，由于党和政府重视文艺，关心戏曲，制订了“推陈出新、百花齐放”的正确方针。于是戏曲事业，出现欣欣向荣气象。全国戏曲名家，纷纷来泰演出。诸如周信芳、荀慧生、唐韵笙、李如春、黄桂秋、高秀英、姚澄、筱文艳、王少舫、曹银弟等都曾莅泰，留迹舞台。戏曲大师梅兰芳为桑梓前辈，56年回乡演出更是万人空巷，盛况空前。而本地剧团发展，亦如雨后春笋，京、淮、扬、锡等五个少团，或先后建成，或同时树帜，拥有周少麟、齐啸云、王有春、陈德林、崔南笙、筱秀珍等著名演员。代表性的剧目京剧《姚期》、淮剧《水漫泗州》、扬剧《赶山寨海》等。剧场剧院，四十年间，先后有金城、人民、梅兰芳、海陵等处，座位多达4700个；场所设施，亦大改善，与建国前之简陋者，迥不相同。一九七三年，泰州成立了专业戏曲创作组，后改为剧目工作室，有专业创作人员三人，还有一支活跃在各条战线上的业余戏曲创作队伍，戏曲活动，可谓昌盛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特别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先后创作了大型戏曲《没处到任》、《新婚礼葬》、《妻子的心》，以及独幕戏曲《小燕南归》等，作品声誉，影响及于省内外。《没处到任》一剧已列入《中国戏曲志·江苏卷》和《淮剧志》中。至于群众戏曲活动，更是百卉纷呈，群芳争艳。业余京剧队、淮剧队、扬剧队活动频繁，各剧种的业余爱好者遍及全市，仅业余京剧大奖赛一项活动，参加者就达百人之多，演唱颇有水平，深受省市专家赞赏，称赞泰州不愧是梅兰芳的家乡。

九州大地，一片春光，党的十三大，指引着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，必将促进两个文明的建设。泰州戏曲事业，也必将在改革的大道上，更加绚丽多姿，兴旺发达。

清代泰州剧作家及其作品

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歧视戏曲，称为淫词艳曲。清乾隆时编纂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就不收戏曲作品。现存泰州方志八种，均未提及任何一个剧作家或剧著；甚至像仲振奎这样的剧作家，在《道光泰州志·文苑》中，虽有其小传，却不书其从事戏剧创作的活动。

方志既无徵，只能搜索笔记、诗文集中所涉及的零星记载和现存的剧著，从而发现端倪。经查泰州地方文献，得清代剧作家六人，剧著二十一部。外有剧作家二人、剧著九部，尚待考证。即此所获资料，亦不能反映清代泰州剧作家及剧著之全貌。

六位剧作家中，四人为乾嘉时人，二人为咸同时人。为什么乾嘉时剧作家特别集中呢？这固与所谓乾嘉盛世，泰州经济繁荣、文化发达有关。而清初泰州官宦门第，喜蓄优伶，家班之多，阵容之大，突出冠时，名流过往，演出频繁，亦系促进戏曲活动兴旺之原因。当时家班，以俞锦泉家为最，骚人墨客，冒襄、孔尚任、邓孝威、黄仙裳等，荟萃于此，可谓盛极一时。这就对乾嘉时期的泰州剧著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加之乾嘉时出现了剧作家仲振奎，他一生剧著，可考者就有十五部，起了领衔的作用。其他三人，不是他的兄弟，就是他的文友。相与唱酬，共研词曲，推动了剧作的发展。道光以后，由于政治经济江河日下，剧作日衰。但在咸同期

间，泰州又出现了两位剧作家：汪宗沂写了《后缙紫》南曲一部；黄涇祥写了《珍珠曲》一部。此后，泰州剧著，几成绝响！

现将清代泰州剧作家生平及其剧著简述於后：

一、仲振奎

据《道光泰州志》载：“仲振奎，字春龙，号云涧。”别号红豆村樵、花史氏，生于乾隆十四年，卒年不详。但知他六十三岁时尚远游广东齐昌，似享高龄。《道光泰州志》说他：“工诗，法少陵，为文精深浩瀚，出入三苏，平生著作无体不有，而稿多散佚。”《海陵著述考》载有：《绿云红雨山房诗钞》、《绿云红雨山房文钞》、《脉约》等书，则属可考者。

仲氏出身于官宦家庭，其父名鹤庆，字品崇，号松岚，乾隆十四年进士，曾任四川大邑县知县。工诗善画兰（泰州志有传）。著有《蜀江日记》、《迨遐集古文》、《迨遐诗抄》。其姑母莲庆，号碧香素女，洪仁远室，著有《碧香女史遗草》一卷。其弟振履，亦有多种著作（详见下文）。妹振宜，字倚泉号萝云，崔尔封室，著有《倚泉女史遗草》。二妹振宣，字瑶泉。号芝云。著有《瑶泉女史遗草》。妻赵笈霞，字书云，甘泉赵廷煦女。著有《辟尘轩诗钞》。弟振献妻洪湘兰，字畹云，仪征洪锡章女，著有《倚云阁遗草》。侄，貽勤，字受之，小字蓉宾，振履之子。神清性敏，髫龄即脱口成诗，随父于粤东染疾，垂危之际犹不绝吟哦，卒年仅十七。著有《蓉宾遗草》。仲氏一家，三代九人，均有著作传世。其中女性作家，竟有五人之多，就当时社会言，实属罕见。而学问成就最高者，当推仲振奎。

振奎才华出众，命途却多坎坷。科场失意，仅以监生终

其生。老父获罪，心境悲怆。家境萧条，生活维艰。他在悼亡诗中说：“嫁衣尽典供甘旨”“无复鹅膏同泪日”。诗下自注：：乙巳予贫甚，邻馈鹅膏以燃灯，随燃随灭，两人泪涔涔下矣。”可见其清贫凄苦。更有甚者，中年亡女，老岁丧妻，膝下无儿，晚景凄凉。他在为其妻赵笈霞《辟尘轩诗钞》所作的序中，详记了丧妻亡女之不幸：“……而又无子，惟一女貽奎，颇聪慧，能吟七字诗，婉变膝下惟称意。既而赘婿官桐山。不三年而桐山夭。书云痛婿怜女，泪无乾时。而貽奎又歿，书云思之，而又无孤子，尽瘁心力，精气遂大耗矣。丙寅春一病，及秋而逝。呜呼！命之不臧，失我珍偶。顾念此身，颓然已老，料今世也无以慰书云之痴心，且恐先秋而零，胜似草木，乃取其藏稿编辑之，并貽奎所吟诗，付之梓人。回忆就婚山右时，侍女捧砚索催妆诗，几如梦寐。而予之泪，又将何时霁矣！嘉庆丁卯九月云涧仲振奎撰。”仲氏的身世，与曹雪芹颇有相似之处。他改编的《红楼梦传

》，当是有感而发。徐鸣珂在《研北花南吟草·仲云涧以感怀诗见示即次韵》中有句云：“文章半世无知已，只分红楼索解人。”邹熊《声玉山斋诗集·吊仲云涧》云：“造物何心诞此公，赋才八斗数偏穷。百家诗侣题襟遍，一代文人被褐中，淮海迹留鸿爪雪，京华魂断马头风，悲歌谱出红楼梦（有红楼梦传奇行世，葬花一曲自写牢骚）声泪交流一曲中。”处境类似，灵犀相通，发而为文，情感自同。

仲氏不仅读书破万卷，且行万里路，只可惜志大而命蹇耳。他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愿交天下有心士，不购人间易买书。”他一生潦倒，落魄穷愁，于是放荡于形骸之外，游历于名山大泽之中。正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：“思量放浪江

湖去，七尺渔竿一钓矶。”他的足迹遍及江、浙、川、冀、豫、粤皖及两湖等地，历尽沧桑，饱受风霜，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生活源泉。

仲氏能文善诗，但其主要作品却是戏曲。剧著除《红楼梦传奇》外，还有十四种未见出版。清代著名学者、武进汤贻汾在《绿云红雨山房诗钞》序言中说：“……云涧所著乐府，概以红豆村樵署名，至今未梓者尚十四种，吴越纸贵，时无不知有红豆村樵者。”可见其影响之大。这十四种剧作是：《火齐环传奇》、《红襦温酒传奇》、《看花缘传奇》、《雪香楼传奇》、《卅字阕传奇》、《霏香梦传奇》、《香囊恨传奇》、《画三青传奇》、《风月断肠吟传奇》、《怜春阁传奇》、《后桃花扇传奇》、《懊情依传奇》、《牟尼恨传奇》、《水底鸳鸯传奇》。这十四种传奇，因未刊行，均已散佚，只能在《绿云红雨山房文钞》中见其序言（详见附录），至为可惜。

仲氏的《红楼梦传奇》，作于嘉庆二年底，成于嘉庆三年初。可见他文思敏捷，有倚马之才，故能一气呵成。他在《红楼梦传奇》的序言中说：“丁巳秋病，百余日始能扶杖起，珠编玉籍，概封尘网，而又孤闷无聊，遂以歌曲自娱，凡四十日而成此。”在这以前，乾隆五十七年秋，即《红楼梦》程甲本出版的第二年（发行的当年），他已写成《葬花》一折。在这部传奇序言的开头，他说：“壬子秋末，卧疾都门，得《红楼梦》于枕上读之，哀宝玉之痴心，伤黛玉、晴雯之薄命，恶宝钗、袭人之阴险，而喜其书之缠绵悱恻，有手挥目送之妙也。同社刘君请为歌词，乃成《葬花》一折。”此折早于孔昭虔所写《葬花》四年（孔氏《葬花》写于庆嘉元

年，见阿英编《红楼梦戏曲集》首页）。由此可知，仲氏乃改编《红楼梦》小说为戏曲之第一人。

仲氏这部戏曲著作，颇具艺术感染力。他在序言中就说：“成之日，挑灯漉酒，呼短童吹玉笛调之，幽怨呜咽，座客有潸然沾襟者，”因此，该剧本很快就为优伶所采，粉墨登场。时在嘉庆七年。许兆桂《绛蕤秋》序言可以证之：

“……吾友仲云涧于衙斋暇日曾谱之，传其奇。壬戌春，则淮阴使者，已命小部，按拍于红氍毹上矣。”再从出版情况来看，自嘉庆四年至光绪三年的八十年中，此剧至少出版过三次。已知者有嘉庆四年绿云红雨山房刻本（泰州图书馆有藏），同治十四年友于堂刻本（见西谛书目），光绪三年上海印书屋排印本（见《海陵著述考》）。足证此书，不同凡响。仲氏不仅是改编《红楼梦》为戏曲的第一人，也是将一部长篇小说改编为全本戏曲的先驱者。拓荒当属艰难，然仲氏深得其中三昧，可谓难能可贵。他在《红楼梦传奇》凡例中写道：“红楼梦篇帙浩繁，事多人众，登场演戏，既不能悉载其事，亦不能遍及其人，……此书不过传宝玉、黛玉、晴雯之情而已。……有移彼事于此事，有移彼人之事于此人者。……”这种见解是符合戏曲创作规律的。他在创作实践中，也正是这样做的。他紧紧抓住宝黛爱情为主线，并把“葬花”和“共读西厢”并为一折，使情节更为集中，符合李渔主张的：“立主脑，斩头绪”之议。在思想性方面，他把贾母作为鞭挞的主要对象。在他的笔下，史太君是造成宝黛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，卓有见地。为突出贾母的凶恶形象，剧本中用净角扮贾母，但不敷粉墨，亦可见其创作之大胆。仲氏还精通音律，按谱填词，熟谙曲牌，情真意

切，形象动人，雅俗共赏。如在《鹃啼》一折中，李纨哭黛玉时唱：“才非福，艳难留，玉人偏厄运，叹泡沤，万种悲凉态，离魂时候，竹梢残月挂帘钩，灯光暗如豆，灯光暗如豆。”悲歌一曲，情景交融，如泣如诉，惨淡凄凉，读之，令人荡气回肠。

然而，仲振奎与曹雪芹，身世虽有相似之处，毕竟不是一人，思想差距很大。仲氏一生潦倒，却醉心于功名。他在《悼亡》诗中有句云：“一事语君难慰取，此生不上孝廉船。”足见其以一生未中个举为憾事。这和借宝玉之口、讽热心功名富贵为禄蠹的曹雪芹相比，不可同日而语。正是这个原因，所以他改编的《红楼梦传奇》，竟引用了《后红楼梦》的故事，使宝黛团圆。他在嘉庆四年刻本凡例中说：“……前红楼梦读竟，令人悒悒于心，十日不快，仅以前书度曲，则歌筵将闕，四座无色，非酒以合欢之义，故合后书为之，庶可拍案叫快，引觴必满也。”这种庸俗之见，连高鹗都不如了。除此，在前三十二折中，写一僧一道是骗子，史湘云成仙等，也均可视为败笔。当然，我们不必过多的苛求古人，仲氏毕竟是把《红楼梦》改编成戏曲的第一人，功绩仍然是不可磨灭的。

二、仲振履

仲振履，字临候，号云江，清嘉庆十三年进士，官广东知县，历任皆有善政。恩平修金塘桥。兴宁禁水车疏河道，东莞筑虎门碉台，严海防。南海筑桑园基，卫农田，工费不貲，多者以数万计。振履深思厚力，必要于成，以兴数十年之利。有前令某歿于官，遗二女均未及笄，留滞不能归乡，振履养之如己女，经纪其父丧，归二女于官族，同官

为之感涕。擢南澳同知，以疾告归，卒于家。著有《作吏九规》、《秀才秘龕》、《虎门揽胜》、《咬得菜根堂诗文稿》（道光泰州志·仕绩）。另据《海陵著述考》载：仲氏别号群玉山农、木石老人，有《家塾述言》五卷，《弃馀稿》六卷，《羊城候补曲》一卷，《双鸳祠传奇》、《冰绡帕传奇》等著作。

《双鸳祠传奇》有嘉庆庚辰咬得菜根堂刻本，然国内已无此存书，据郑振铎《中国文学论集》所载，巴黎图书馆藏有刻本。所幸者，国内有抄本传世，泰州市图书馆即有之。清人刘华东曾为此书写了《书双鸳祠传奇后》一文，并有缪莲仙识语附后，载《文章游戏四编》。书首有汪云任序。序中简述了是剧梗概，摘录如下：“李君亦珊，福建闽侯人，任广东别驾，不得于其亲，一弟亦桀骜不可驯。自甘凉解饷归，抑郁成疾，疾日笃且死，一棺以外，四壁萧然。其妻蔡氏谓老妇曰：吾夫甫死，无过问者，既久殡此，其何以归，我将死之，闻者或怜我之节，送我夫妇，我翁姑亦藉以同归，我无憾矣。乃冠帔拜堂上，自缢死。移棺于庵，人莫不哀蔡之节，亦卒无议归其葬者。同官某之妻，闻老妇言而悯之，乃嘱其夫贖金以助，已仍出二百金，且立庙祀之，粤中传此事久矣，柘安先生卸事闲居，素工音律，爰属为传奇，被之管弦。

《冰绡帕传奇》二卷，二十四出。始未刊行。高尔庚《井眉居诗钞》有句云：“为想柘翁堪接武，冰绡遗墨谨收藏”。诗后注曰：“仲拓安振履大令撰有《冰绡帕传奇》，未梓，现藏庚家。”据《海陵著述考》载：“直至民国二十三年，方刊入《珊瑚月刊》。此剧演绎：“任凤举与妓女秦瑶娘事。似以真人真事而敷衍之。据王荫槐《蚬庐诗钞·重题张瑶娘遗像

序》云：“嘉庆辛未，孟棠赴试春明，携其姬人张瑶娘同车，卒于宣武旅舍，载棺南归，丁卯通籍出宰番禺，同官仲柘安明府为《冰绡帕传奇》，付鞠部演之。按：“孟棠姓汪名云，盱眙人。张瑶娘卒于嘉庆十六年，柘庵谱为二十二年。”剧中任凤举实即汪云，秦瑶娘实即张瑶娘。改名换姓，为创作虚构之需要。这说明仲氏是娴于戏剧创作规律的。

仲振履与兄振奎处境颇异，振履两榜出身，历任广东恩平、兴宁、东莞等地知县，并升任南澳同知。一生为官，却能编写为封建士大夫文人所鄙视的戏曲作品，并付诸演出，却属难能可贵，这很可能受乃兄影响所致。然正由于他身为官宦，剧作内容一般化，不及乃兄多矣。

三、纪桂芳

纪桂芳，字中伟，号次荷老人，清乾嘉时人，精于医理，多所发明，据《海陵著述考》载：他著有《河间宣明论方发明》七卷、《东垣用药大旨》、《馥庆堂医案》三部。另著《星河梦传奇》一书，未见著录。读团蕉墩《小画山房诗题钞·次荷星河梦传奇后》律诗二首，始知有此著。现将该诗录后：

一梦游仙两卧春，蓬莱回首已生尘。
碧桃烂熳思前度，青鸟丁宁说后身。
天上去来偏有约，人间离合竟无因。
舞裙歌板休轻奏，肠断当筵掩袖人。

青袍落拓旧周郎，拍遍梁州老更狂。
自爱么弦翻白傅，漫将粉本托曹唐。
玉箫衾枕三生恨，琼海楼台一道长。

为问云车还驾否星河夜夜隔红墙。

纪桂芳本一医家，在医药方面著述颇丰，然能在济世之余，撰写剧著，倒也难得。纪桂芳与仲振奎、团蕉墩、徐鸣珂等为同时代人，以文会友，互相影响，医余写戏，也就不足奇了。

《星河梦传奇》世无传本，从团蕉墩两首诗看，“肠断当筵掩袖人”，“星河夜夜隔红墙”。其内容当是男女爱情悲剧。“天上去来偏有约，人间离合竟无因”。其手法颇具浪漫色彩。

四、李 宸

李宸，字枫崖，诸生，任山东河屯官。工诗，与名流结芸香社课。著有《粤游草》四卷、《香囊记》一部。

《香囊记》已佚，叶兆兰在《芸香诗钞》中有《香囊记》题词，方知有此书，现将叶诗录下：

三寸香囊万恨缠，痴情争与石同坚。
问谁错注鸳鸯簿，生死都慳一笑缘。

月魄花魂幻影空，子规夜夜哭春风。
情根许种三生石，愿把黄金错阿红。

新词重谱玉珑玲，豪竹哀丝带泪听。
夜半愁魂呼欲起，一灯如豆逼人青。

题词中有：“新词重谱玉珑玲……”句，当为传奇无疑，又称：“痴情争与石同坚”、“豪竹哀丝带泪听”。可见其内容是写男女爱情忠贞而又不能如愿以偿的悲剧。

五、汪宗沂

汪宗沂，字仲伊，歙县人。太平天国时流寓泰州，著《后缙紫》南曲一卷（泰州市图书馆有藏），光绪十一年泰州夏氏刊本。剧演蔡蕙上书救父事。蔡蕙事迹，《道光泰州志》有载，摘录如下：“蔡氏名蕙，贡生蔡孕奇女，住耕茶场……。父以仇陷下狱，当大辟。康熙二十八年，仁庙南巡，幸维扬。蔡闻，属舅氏买舟偕行。至郡，驾已渡江。时琦在郡狱，蕙遣报其父，大惊，亟止之。蕙誓死不肯已。有仆阮南石麟，见之泣下，愿冒死随行。往返入狱者三次，奇方为蕙草疏。至无锡，是日微雨，驾已从九龙山回。蕙道旁捧疏伏而号。御舟已过，传旨问何事。蕙急跃入一小舟，舟子恐甚，遥见黄衣侍卫立船头招手，乃敢前。上在御舟开窗俯视，命受其疏。坐览一二行。上起，更衣复坐，取疏览毕。问此本孰为汝作？蕙奏系臣父。又问，跪汝旁者何人？奏系臣家生子。上乃顾亲王大臣语。蕙舟尾以行。顷之，传旨令蕙回，下所司平反，父出狱……”蔡蕙救父事影响颇大，除汪氏剧作外，民国间，程瞻庐曾著有《孝女蔡蕙弹词》，亦传其事。

汪氏编写该剧的主观意图是歌颂康熙，旌表孝女。他在《开端》中说：“尽忠尽孝总关情。闻说当年蔡蕙，曾上封章救父，吁帝得全生。昭代少冤狱，刑法自宽平。”但在客观上却塑造了一个大无畏的女性形象。在封建社会中，一个闺中弱女，竟能拦船告御状，不避斧钺，为父鸣冤，可谓巾帼英雄。因此，透过孝字看这部作品，似有着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积极的思想内涵。

作者还精通音律，填谱遣词，深得南曲之妙，从其剧著中可见特色。

六、黄涇祥

黄涇祥，字琴川，江西乐安人。曾任某地知府职。太平天国时客居泰州。与赵瑜、吴廷飏、姚正镛等交游，时相唱和。著有《还桂山房诗钞》、《珍珠曲》等。

《珍珠曲》未见著录，已无存书。于康发祥《伯山诗钞·真珠曲黄琴川属赋》、张联桂《延秋吟馆诗钞·题黄琴川太守涇祥珍珠曲后》二诗中知有此著。现将康、张二诗录后：

真珠曲黄琴川属赋

蚌胎孕后骊龙抱，村店卖浆托翁媪。
月轮刚满瓜期到，电光吹落红心草。
露气沾濡酒气温，席间掌上光纵横。
问名并得当涂姓，岂逐寻常弹雀人。
真珠真珠尔何似，满怀泪滴玫瑰死。
前身虽是断肠花，他日化作相思子。

题黄琴川太守涇祥珍珠曲后

青陵台畔怅遗芳，一曲箜篌泪数行。
怨海泣珠忆蛟女，情天补石让娲皇。
啼残鹃血春难再，抽尽蕉心句亦香。
多少闲愁对明月，平湖三十六鸳鸯。

从诗的内容看，该剧亦系写男女爱情之悲剧。

七、待考剧作家及剧目

(一) 赵笑霞在《辟尘轩诗钞》中有《红梨梦传奇题辞》录

下。

是真是幻总难真，幻出无端梦里身。
一树红梨花落寞，凄风残月独伤神。

断情漫道竟无情，悄曳虚廊玉佩声，
一行栏干春寂寂，愁魂扶病认飞琼。

茫茫无路莫相思，便是相思梦岂知。
灯暗书窗人不见，三生缘短泣残丝。

休伤梅叶展香囊，空向梅花唤断肠。
一曲歌残红泪尽，春风春雨忆兰娘。

从题辞中可知该剧主人翁为兰娘，情节亦属爱情悲剧。唯不知何人所作。按赵笈霞乃仲振奎妻室，系一封建社会家庭妇女，为人剧作题辞，似不可能。然仲氏一家，能文善曲者多。《红梨梦传奇》殆为族人所作。

（二）沈道宽《话山草堂诗钞》有《汤雨生剑人缘传奇》诗，录之于下：

一剑真堪敌万夫，将军侠骨世应无。
七年岭峤闲无事，锈涩腰间金鹿卢。

一卷新成幼妇词，英雄儿女会相知，
谁能直至丰城库，算到延津化去时。

汤雨生不知何地人，《剑人缘传奇》亦无存书。

沈道宽字栗仲，大兴人。嘉庆进士，官茶陵知州。咸丰三年徙居泰州，年八十二卒、亦葬于泰州。